



《太一生水》9—14简的两个疑难问题探析*

孙功进

摘要:《太一生水》的14支竹简存在着思想上的统一主题,此即第9简所言的“天道贵弱”,第9简是连接前8简和后5简的理论桥梁,9—14简不宜视为独立的一篇。9—14简中的“天地”是“字”,“道亦其字”的“道”作为“字”是指天地二者相互作用而构显的“天道”,此“天道”的特点在于以抽象普遍性的“贵弱”为宇宙法则。“青昏其名”的“青昏”指天地之名,其来源于天地之色,有晦暗不明义;竹简“託其名”即是托“青昏”之名,但“託其名”的“青昏”已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指含藏锋芒、不自我显现的行为法则,是“贵弱”的落实。“天地名字并立”,则是指被“字”为天地、名为“青昏”的天地二者之并立,其目的在于强调天地二者形成新的法则即“天道”的过程,这一过程又通过《太一生水》所理解的天之西北和地之东南的高下之势得到了说明。《太一生水》的思想归宿在于确立人道的行为法则,结合简文中的“君子”“圣人”来看,其当为黄老学文献,并且简文已经隐含着政治哲学的思想倾向。

关键词:《太一生水》;太一;水;天地名字;青昏其名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4-0092-06

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有一篇由14支竹简构成的佚文,竹简形制与简本《老子》丙相同,原来可能与《老子》丙组编联在一起,整理者据简文内容将篇名拟为《太一生水》^{[1]125},称其为道家类文献^{[1]1}。郭店1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2]。学界对《太一生水》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成果,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前8简,对9—14简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①,一些疑难问题如第9—14简的篇章、简序问题,“天地名字”“青昏其名”的内涵等,仍需进一步辨明。

一、9—14简是否独立成篇及简序问题

《太一生水》共14支竹简,据竹简整理者及其注释,其文如下([]内为补字,()内为随文注出的本字、正字,数字为简号):

大(太)一生水,水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1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2复辅也,是以成滄热。滄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3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滄热之所生也。滄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4者,阴阳之所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5者,大(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大(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以己为]6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7不能理,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8

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责于……9

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

收稿日期:2021-03-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阴阳家在秦汉时期的衍变及其观念研究”(18BZX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功进,男,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山东日照 276826),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哲学研究。

天。道亦其字也,青(请)昏(问)其名。以10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从事也,亦托其11名,故功成而身不伤。天地名字并立,故过其方,不思相[尚(当)。天不足]12于西北,其下高以强。地不足于东南,其上[□□□不足于上]13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14^②

从上引《太一生水》的文字看,尽管简文被分为三部分,但整理者将其看作一篇,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整理者将14支简分为三部分的做法,实际上是认为14支简的简文在思想上有可能存在某种断裂。不过,在视《太一生水》为一篇的前提下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是一种谨慎的处理方式^③。显然,《太一生水》前8支简在内容上是连续的,阐述了“太一”为宇宙本原、万物之本的本原论和本体论^④,问题在于9—14简和前8支简的连续性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后6支简是否独立成篇。9—14简是否独立成篇,其实也就是题名为《太一生水》的简文是否是一篇,如果《太一生水》是一篇,那么9—14简独立成篇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在《太一生水》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据简文的思想内容强调9—14简和前8支简应当分篇。如丁四新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认为《太一生水》的简文缺乏同篇的理由,1—8简可名为《太一生水》,9—14简可名为《天地名字》,其中,第9简和其后的缺文、10—14简可作为《天地名字》的两章^{[3]234}。曹峰赞同丁四新将《太一生水》分为两篇的做法,但在两篇的思想内容上,其与丁四新有不同的理解^[4]。与丁四新、曹峰的观点不同,王中江则从第14简简尾作为章号的墨钉入手,强调“只要肯定第14简的墨钉是一个章号,只要将《太一生水》的第14支简看成是下半部分的结束,就无法认证这下半部分是独立的一篇”^[5],他坚持了将14支竹简视为一篇的观点。

必须注意的是,判断14支竹简是否为一篇,仅是就墓葬出土的竹简呈献给我们的原初文本形态而言^⑤,因而王中江从第14简简尾的墨钉入手作出判断,是有说服力的,据此而言,将《太一生水》作为一篇来看仍是一种合理的处理方式。尽管王中江在强调《太一生水》为一篇的同时,反对以义理来判断14支竹简简文是否为一篇的做法^[5],但本文认为,义理作为判断《太一生水》是否为一篇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不应也无法

被剔除。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14支竹简不同部分(指前8支简和后6支简)的思想连接点,以及这种连接的紧密程度。

仔细阅读《太一生水》的简文,还是可以发现前8支简和后6支简存在着思想上的连接点。可以说,第9简强调的“天道贵弱”是连接第9简前后简文的思想中心点所在,但我们不能据“天道贵弱”而认为第9简之前所言的“水”也具有柔弱特征^⑥，“天道贵弱”这一结论是与“行于时”的水所具有的“一缺一盈”“周而或[始]”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在第9简中,“削成者以益生者”是对“天道贵弱”的具体说明,“生”和“成”是指事物的发展程度,“削成者以益生者”的说法,应是据前8支简中“四时”交替以及水的“一缺一盈”而言。《太一生水》“削成者以益生者”的说法,与《老子》以“损有余而补不足”言“天之道”义近。《太一生水》的“天道贵弱”通过“削成者以益生者”表现出来,而“削成者以益生者”在前8支简中又具体指与“太一”具有同一性的“水”在四时中的“缺”与“盈”,这是第9简和其前简文的义理关联所在。另外,第10至14简的内容与“天道贵弱”的关系非常明显,这也是一些学者将其称为“天道贵弱”篇的原因所在^⑦。从简文内容看,“[天不足]于西北”和“地不足于东南”是“削成者”,地之西北“其下高以强”和天之东南“其上[□□□]”是“益生者”。这样,第9简所说的“天道贵弱”,就成为连接第9简前后简文内容的思想黏合剂。

综上,无论是从作为章号的墨钉来看,还是就14支竹简简文的思想关联而言,题为《太一生水》的14支竹简简文都可以而且应当被视为一篇。

将《太一生水》视为一篇,还牵涉到简序问题。尽管在一篇的观念下仍存在分章的不同^⑧,但这不影响整体上的简序排列。在《太一生水》14支竹简的简序问题上,第9简简文置于何处成为导致不同简序的关键。除整理者给出的简序外,主要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1-2-3-4-5-6-7-8-10-11-12-9-13-14,以陈伟、刘信芳为代表;一是1-2-3-4-5-6-7-8-10-11-12-13-9-14,以裘锡圭、刘钊为代表^{[3]200-203,[5]}。上述第一种意见,即将第9简置于第12和第13简之间的做法,实际上会将本来具有连续性的第12、13简简文的文义隔断^⑨,同时也存在补文上的不足^⑩。并且上述两种处理第9简简序的做

法,还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第9简的后移,将使第10简中“道亦其字也”的说法失去可以承接的简文内容,因为从“道亦其字也”来看,其前必有关于“道”(天道)的说明,这正构成第9简不能后移的原因,也就是说,第10简的“道亦其字也”,应是就第9简中的“天道贵弱”而言,唯有如此,文义才是贯通的。由此,第9简的简序仍以整理者的处理方式最好,其与之后的简文,也没必要合为一章^①,而是作为连接《太一生水》第9简前后文字的一个段落。

二、“天地名字”“青昏其名”解析

判定了9—14简不能独立成篇及第9简的简序,就为我们理解9—14简简文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太一生水》第8简已在思想上表现出由天道落实于人道的特征,“君子知此之谓……”即表明这一点。第9简则对前文所述“一缺一盈”的天道观作了进一步思想升华,提出“天道贵弱”的主题。由“削成者以益生者”可知,《太一生水》所谓强弱是指事物发展的程度,“贵弱”是由“一缺一盈”的天道观引申出的价值指向,是指不使事物在发展程度上无限扩张。第10—14简则是对“天道贵弱”宗旨的展开说明,其中包含着“天道贵弱”向人道的落实。这样,14支简在内容上就构成了完整的思想逻辑。第10简之后的文字存在理解的难点,即“天地名字”“青昏其名”的内涵问题。以下从第10简简文内容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

第10简中的“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指出了我们称之为“地”和“天”的两种事物的物质构成,“上”和“下”是就方位言。从其后的“道亦其字也”来看,《太一生水》的作者是“将地”和“天”看作人“字之”的结果,即“地”和“天”是一种“字”^②。“道亦其字也”的“其”,固然以天地为言说对象,但准确地说,这里的“其”应是将天、地合观并“字”之的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太一生水》试图通过天地二物引申出“天道”的概念。这里作为“字”的“道”已经不是对天、地之“字”的简单重复,而是由二者引申而来,故相对于天、地而言,“道”这个“字”的人为性更加强烈。

第10简中的“青昏其名”,整理者释读为“请问其名”,学者已指出这种释读的不足^③。从第

12简中的“天地名字并立”来看,此前的简文必定对天地之“名”有所交代,但第10简“青昏其名”之后至第11简的简文并没有指出与天地之“名”相关的任何内容,因此,将“青昏其名”释读为“请问其名”,显然是无法成立的。“青昏其名”的“青昏”当读如字,“其”与上文“道亦其字也”的“其”所指一致,亦以天、地为言说对象。“青昏其名”,在直接意涵上意为“青昏”乃天地之名。“青昏”的“青”与“昏”若分而言之,当分别指天和地的“名”,《鹖冠子·度万》有言:“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谓地也。”^{[6]134}“苍”,《说文解字》卷一释“艸色也。从艸仓声”,“艸色”段玉裁注:“引伸为凡青黑色之称。”“苍”有“青”义,从与楚简《太一生水》具有相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鹖冠子》的上述说法来看,“青昏”的“青”不必释读为“清”^④,“青”当为描述“天”的称名,与《鹖冠子》所批判的那种以“苍苍之气”为“天”的观念同类。确定《太一生水》“青昏”的“青”指“天”而言,那么与“青”并言的“昏”必指“地”言,是“地”之“名”,以“昏”称“地”当指“地”所构成的“土”之色而言。于人而言,出生后即拟之“名”相对于成年后所称之为“字”具有原初性,同理,作为天地之“名”的“青昏”相对于作为其“字”的“地”和“天”亦具有原初性。应当说,作为天地之“名”的“青昏”和作为天地质料构成的“土”和“气”所谈论的层面不同,这是第10简的文本叙述逻辑,“青昏其名”的释读方式已经明确了“青昏”作为天地之“名”的内涵,这样,无论是从第10简的叙述逻辑还是从“青昏其名”的释读方式看,“土”和“气”都不能被看作天地之“名”^⑤。

“青”“昏”指天、地之“名”。前文已指出,《太一生水》以“青”指“天”,其义与《鹖冠子·度万》言天的“苍苍”通,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苍”有“青黑”义,如此,则“青”又与“黑”义近。《楚辞》有“青冥”一词,《离骚·九章》:“据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扞天”,王逸注“据青冥而攄虹兮”:“上至玄冥,舒光耀也”,王逸以“玄冥”释“青冥”,指天^⑥。《楚辞》“青冥”连用以称天,显然“青”与“冥”义近,“青冥”称天,当与远处的天之色有关。“青”与“黑”“冥”义近,而“昏”有“冥”义^⑦,这样,“青昏”合称当为晦暗不明义,《太一生水》以“青昏”名天地,当与《楚辞》“青冥”的用法类似,“青”和“昏”义似。

第11简中“托其名”的“其名”即指“青昏”言,当然,这里所托的“青昏”之名,已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即由晦暗不明这一“青昏”的本义引申出的人之行为上的不自我显现、不露锋芒,这与“天道贵弱”的“弱”相通。这是对“青昏”的一种合理解释。“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这里的“道”即“天道贵弱”之“道”,“必托其名”,即是据“青昏”的晦暗不明义强调“以道从事者”内敛锋芒而不自我显现,故有“事成而身长”之效。“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与此义同。

“天地”是“字”,“青昏”是天地之“名”,“天地名字并立”,是说我们字之为“天地”、名之为“青昏”的二者并立,其本质即天地二者并立。之所以有“天地名字并立”的说法,是因为《太一生水》将第9简中“贵弱”的“天道”原则看作天地二者作用的结果,“道亦其字也”的“道”作为一种人为性的“字”,正是对天地二者所共同形成的新的抽象作用机制和规则——天道的一种诠释。具体来说,天地并立之后“天道”的形成过程,是“过其方,不思相[尚(当)]”。“过其方”的“方”有“正”义,“过其方”是指天地在“并立”中改变其原来的情状,即所谓“不思相[尚(当)]”,“不思相[尚(当)]”是一种拟人手法,指天地不再维持原来的天高地平之势。“不思相[尚(当)]”的结果,便是“[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强。地不足于东南,其上[□□□不足于上]”,这是基于“天道贵弱”而对中国地理特点形成的一种思想观照。“[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作为整篇的结论,带有抽象普遍性的意味,是“天道贵弱”法则的展现形式,“不足”者和“有余”者分别是天道法则“削成”和“益生”的产物。这种带有抽象普遍性的结论,很容易衍生出政治论上的君臣职分和关系,当然,这在《太一生水》中并没有透露出端倪,它只是给出了“天道贵弱”这一用于人事领域的基本法则。但《太一生水》以上(天)下(地)论“天道贵弱”,以及第8简中的“君子知此之谓……”和第11简中托“青昏”之名的“圣人”,无疑已经潜含着向政治论衍变的思想因子。戴卡琳说:“《太一生水》的第二段更是与政治、命名以及君子如何趋利避害有关。虽然未必很政治化,但这种关切显然是现实的。”^{[7]351}戴卡琳已看到了《太一生水》潜含的政治论倾向。

结 语

《太一生水》前8简在阐述了以“太一”及与之具有同一性的“水”所展开的宇宙本原论、本体论之后,以“君子知此之谓……”的形式将其理论归宿最终指向人道领域。第9简将“太一”在经验性的岁时循环中的表现形式——水的“一缺一盈”提炼为“天道贵弱”的价值指向。10—14简则借助于天地高下之势对“天道贵弱”法则展开说明,其中贯穿着将“天道贵弱”落实为人道行为法则的倾向。整体观之,第9简的“天道贵弱”成为连接其后简文的思想中心点。由此,《太一生水》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天道贵弱”为核心的思想逻辑,因而仍宜将其视为一篇文献。在此前提下,第9简无论是置于第12和13简之间还是第13和14简之间,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故第9简仍以原整理者的简序为宜。

简文认为“天地”是人们“谓之”的一种“字”,其物质构成为“土”与“气”。“道亦其字也”的“道”,则是指天地二者构成的以“贵弱”为特征的抽象天道,是对天地二者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新的抽象作用机制的一种称谓。据简文,“青昏”指天地之“名”,意为晦暗不明,“圣人”“所托之名”即为“青昏”,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青昏”虽由实然的天地之色而来,但实际上托“青昏”之名的“青昏”使用的却是抽象义,用以晓示含藏锋芒、不自我显现的“贵弱”之理。“天地名字并立”,是指被称为天地、青昏的二者并立,实质仍是天地并立,“天地名字并立”的说法,乃在于强调以“贵弱”为法则的“天道”是由天地二者相互作用而构成,对这一点的论证,简文是结合天之西北、地之东南的高下之势来完成的。从《太一生水》出现的“君子”“圣人”,以及9—14简对“天道贵弱”的强调,乃至整篇以天道推导人事的思维特征来看,《太一生水》当属黄老学文献,是糅合楚地“太一”宇宙本体论、水原论和道家思想的产物,并且已隐含着政治哲学的倾向,其中,第9简提炼出的“天道贵弱”之理,在思想上起到了连接前后简文的作用。

注释

①目前国内直接以《太一生水》为题的论文已近百篇,

此外还有一些以《太一生水》为题的硕士论文,以及一些相关研究散见于著作中,但直接以9—14简为题的研究论文仅见5篇左右。②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为便于阅读和排版,本释文取宽式,注释对原文的补字和训读一并写出。③丁四新在分析了儿种不同的简序之后,认为竹简整理者将第9简单列的方式是审慎而稳妥的。这确为当论。丁说见《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④《太一生水》的宇宙论区别于先秦宇宙论的显著特点,在于其不仅以“太一”为本原,而且还通过强调“水”与“太一”的同一性以及“水”作为“太一”的实际表现形式,将“水”安置在了宇宙论的环节中,由此,“太一”本原论和水原论在《太一生水》中是合一的,“太一”本原论亦即水原论。同时,据《太一生水》对宇宙创生过程的逆推溯源,直接表征岁时的“湿燥”归根结底由“太一”而生,“湿燥”仍是“太一”的具体显化和存在形式,以“湿燥”来表征岁时,无非是强调一岁中“水”之多寡状态的变化,故就表征岁时之实际形式的“湿燥”和“太一”的关系而言,可谓“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大(太)一藏于水”就是指以“太一”为原并作为岁时之具体表征的“湿燥”而言,“行于时,周而或[始]”,则指出了一岁之内水之“湿燥”的“一缺一盈”的周期性变化。一岁之内“水”的周期性变化乃万物生长所必须,故《太一生水》称其“[以己为]万物母”“以己为万物经”。这里的“己”即“湿燥”(水)的岁时周期性变化。宇宙本原“太一”最终表现为水(湿燥)的周期性变化,而水又为万物存活和生长之必须,故《太一生水》以“太一”及其现实存在形式——“水”之湿燥为“万物母”“万物经”,这里作为岁时表征形式的“水”(湿燥)已经是“太一”的化身。“[以己为]万物母”“以己为万物经”,则通过对“水”的强调,凸显了“太一”对万物的主宰性和支配性地位,《太一生水》认为“太一”及其表现形式——水的主宰性乃是宇宙间不可移易的规律,所谓“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理,阴阳之所不能成”。如果说开篇所言“太一生水”是在强调“太一”的宇宙本原地位,表达的是本原论的视野,那么“[以己为]万物母”“以己为万物经”,已视“太一”为万物之本体,强调的是“太一”在世界产生之后依然以“湿燥”(水)的形式与万物同在,表达的是一种本体论的视野,体现出《太一生水》在思想上的拓展。⑤也就是说,我们将不考虑简文因盗墓等原因造成的缺失,这些因素的确定在今天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⑥王博曾强调《太一生水》的主题是“天道贵弱”,他以《老子》对水之柔弱性的认识来论证第9简之前对“水”的说明符合“天道贵弱”的主旨,对此曹峰提出了批评。曹峰认为“试图通过‘天道贵弱’打通《太一生水》全文是不合适的”。见曹峰:《〈太一生水〉下半部分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篇章》,《清华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7页。本文认为“天道贵弱”是《太一生水》第9简前后简文的思想连接点,至于《太一生水》的主旨,则在于将“天道贵弱”的原则贯彻到人事和政治中去。尽管本文不赞同曹峰将《太一生水》分为2篇独立文献的观点,但本文认为曹峰所言“《太一生水》上下两篇看似在讲宇宙生成和地理形貌,最后的落脚点都还在人事”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曹说见《〈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的思想结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70页。⑦曹峰就将第9简之后的简文称为“天道贵弱”篇。见曹峰:《〈太一生水〉下半部分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篇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曹峰:《〈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的思想结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⑧竹简的整理者是将14支竹简分为三部分,李零、陈伟、裘锡圭等人因对第9简简序的不同看法导致对《太一生水》的不同分章。这些不同的简序,见下文。⑨裘锡圭指出了这种做法在补文上的不足,丁四新也指出了这种做法于文义不合适。见丁四新:《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⑩对此,裘锡圭已经指出,见裘锡圭:《〈太一生水〉“名字”章解释》,《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0页。⑪李零的做法,是将第9简和其后的简文合为一章。见氏文《郭店楚简校读记》,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6页。⑫[日]河井义树指出了竹简中地和天也是一种字,这是一种正确的理解,但其将“道亦其字也”的“其”理解为“道”则非。其说见河井义树、姜声灿等《〈太一生水〉译注》,池田知久监修、大东文化大学郭店楚简研究班编:《郭店楚简之研究》(一),1999年,第56—57页。⑬戴卡琳反对将原文中的“青昏”更正为“请问”。李零说:“‘青昏’,整理者读‘请问’,但下文没有答案,比较可疑。”丁四新说:“实际上‘请问其名’,按照整理者的意思在文中是作为一个反诘疑问句出现的,不需要再提供答案。我认为整理者所犯的根本错误,乃在于违反了文本组织与识读的基本原则,脱离具体的语境(context),而跳跃到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流来理解此句文本。”以上观点见[比利时]戴卡琳:《〈太一生水〉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344页;李零:《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319页;丁四新:《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第212页。⑭夏德安据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将“青昏”释为“清昏”,实指清昏二气。赵建伟对“青昏”作了多种解释,其中4种解释把“青”释为“清”。王中江释“青昏”为“清昏”,认为“清”类似于《黄帝四经·道原》的“太虚”,“昏”类似《老子》二十一章“窈冥”的“冥”,

“清昏”是太一的原初状态。以上对简文“青昏”的解释中,清昏二气的说法难与《太一生水》“託其名”相应,“託其名”的“其”指“青昏”言,故夏德安的解释不可取。赵建伟的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其失在于没有据简文内容作出取舍。王中江的解释接近了“青昏”的内涵,但“清”和“太虚”之间具有类似性的依据仍需作出有力的说明,并且以“清昏”为太一的原初状态并不符合简文的行文逻辑,“青昏其名”的“其”不应指太一或道。这一点,丁四新已经指出,见《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第216、218页。对简文“青昏”的理解当首先注重“青昏”的字意,丁四新说:“‘青昏’一词色彩与清晰度兼顾,‘青’者,其色近乎玄墨,所以‘青昏’乃指天地未分之前的昏墨不明的宇宙状态。”丁说看到了简文“青昏”的本义对于理解该词的重要性,是非常合理的,但本文认为简文的“青昏”非指天地未分前的状态,而是与人在视觉上对天地本然之色的经验观察有关,竹简由此引申为一种昏默无为的状态。以上夏说、赵说、王说、丁说见:李零:《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320页;赵建伟:《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疏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389-390页;王中江:《从文本篇章到义理脉络:〈太一生水〉的构成和概念层次再证》,《船山学刊》2015年第1期,第62页;丁四新:《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第218页。⑮河井义树、姜声灿认为“土”“气”为地、天之名,“地”“天”为“字”,裘锡圭赞同此种观点。丁四新指出“土”和“气”只是天地的质料,不能以其为天地之名。参阅丁四新:《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

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第208页。本文认为,从《太一生水》的文本来看,以“地”“天”为“字”是正确的,但以“土”“气”为地、天之名则非。⑯[汉]王逸注:《楚辞章句补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青冥”亦在《九思》中出现1次:“玄鹤兮高飞,曾逝兮青冥。”王逸释“青冥”为“太清”,此处的“青冥”是“天”的神学化形式,“天”是《楚辞》“青冥”的基本内涵。上面引文见[汉]王逸注《楚辞章句补注》,第326页。⑰《文选·谢惠连〈雪赋〉》“时既昏”李善注:“昏,冥也。”《诗·小雅·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朱熹集传:“冥冥,昏晦也。”见宗富邦等编纂:《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15、206页。

参考文献

- [1]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2]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J].文物,1997(7):35-48+98-99.
- [3]丁四新.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M]//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4]曹峰.《太一生水》下半部分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篇章[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85-92+160.
- [5]王中江.从文本篇章到义理脉络:《太一生水》的构成和概念层次再证[J].船山学刊,2015(1):56-65.
- [6]黄怀信.鹖冠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7]戴卡琳.《太一生水》初探[M]//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A Discussion of Two Difficult Problems of Bamboo Slips in *Tai Yi Sheng Shui*

Sun Gongjin

Abstract: There is a main idea in the fourteen bamboo slips of *Tai Yi Sheng Shui* (太一生水), that is Tian Dao Gui Ruo (天道贵弱), which the ninth slip said. The ninth slip is a juncture which joined fore-and-aft slips, and the slips from ninth to fourteenth should not be an independent article. TianDi in the slips from ninth to fourteenth is Zi (字), and the Tao of sentence that *Tao is also its Zi* is Tian Tao formed by Tian and Di whose feature is a abstract universality law about GuiRuo (贵弱). The QingHun (青昏) in sentence *Qing Hun Qi Ming* (青昏其名) is a name of Tian and Di, but the word QingHun in *Tuo Qi Ming* (託其名) is used in abstract meaning which is a rule of not self-appearance, an is a fulfillment of GuiRuo. Sentence *Tian Di Ming Zi Bing Li* (天地名字并立) says the coexistence of Tian and di, it is to emphasize that Tian and Di formed a new rule named Tian Tao which is manifested by high and low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ds *man of honor* and *saint* in these slips, the end-result thought of *Tai Yi Sheng Shui* is to establish a law of humans, then the bamboo slips should be a literature of Huang Lao scholar, and it has implied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dency.

Key words: *Tai Yi Sheng Shui*; Tai Yi; water; *Tian Di ming Zi*; *Qing Hun Qi Ming*

[责任编辑/李知然]